



文学新观察

# 网络文学：读者是上帝？

杨 鸥



如今网络文学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，网络文学创作队伍超百万，拥有2.5亿的庞大受众。在第八届作家富豪榜单上，网络文学作家的收入首次超过了传统文学作家。网络文学从文学的原生态发展为网络经济新支点。

网络作家的写作，是在与读者的互动中完成的，一部网络小说在连载过程中会有大量铁杆粉丝日夜追随，他们的指手画脚时时考验着作家的智力和定力。作品要适应大众读者的口味，作者要投多数读者的所好，“读者是上帝”是网络文学写作与阅读所通行的基本规则。但评论家白烨指出，对网络文学“读者是上帝”的规则需要予以反思。

## 就高不就低，就雅不就俗

网络作家鱼人二代坦言，网络小说跟传统小说不同，在创作的时候会跟读者进行互动。他的小说《很纯很暧昧》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受欢迎，写的时候读者提的意见会对作者起到很大的影响。比如他原来设置的大纲200万字或者300万字就结束了，但是读者会说，你这块应该再加一个这样的情节，或者那个地方应该设置一个那样的情节。跟读者互动的时候，你会不自觉地看到他们可行的意见，会根据读者的意思继续创作这个作品，结果写了400多万字还没结束。

白烨认为，在文学文化领域里，不能借用消费领域里“顾客是上帝”的说法，这里没有“读者是上帝”一说。读者是形形色色的，不同代际的，不同文化层次的。因而读者是分为各种品位、各种趣味的，如若以满足最大众为目的，可能会不断走向低俗。甚至越低俗，越情色，越可能受欢迎，越流行。作家对读者一定要在适应中进行引导，在普及

中着力于提高。不要盲目地去迎合，一味地去迁就。一个有责任、有担当的文学从业者，应该在选择读者时，就高不就低，就雅不就俗。

## 网络作家：我的写作我做主

一些网络作家意识到在写作中坚持自主意识的重要。网络作家辰东把网络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看作是朋友的关系。自己写网络小说先有一个总体构思，以自己的想法为主，读者的意见可参考，有好的意见就吸收，不能全按读者的意见走。

在网络作家天蚕土豆看来，网络文学从商业角度来说，是以读者为中心。但一个网络作家从众多人中脱颖而出，一定有自己独特的东西，不以读者的意志为转移。自己写小说6年了，写之前先设定大纲，写一部小说要两三年，每次发表更新，读者都有反馈，作者有自己对小说的掌控，读者好的意见可以采用，把小说变得更完美。

网络作家晓月在写《倘若你爱我》这篇都市小说时，开篇就有读者将自己大学毕业后的亲身的感受贴出来鼓励作者，这让她得到很大的激励。晓月认为，网络作家从故事开篇就是在读者的目光注视下写作，获得读者第一时间的好评成为写下去的动力，同时也会被读者第一时间指出问题。网络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压力更大。如果作者的创作思路被读者完全否定，很多时候都会觉得特别受不了。写《婚久必昏》的时候，很多读者带着自己对婚姻和爱情的感受去留言，自己曾经一度写起来特别定不下心来。可是每一个作品最后还是坚持了自己最初的想法，因为她觉得作者能做的是把自己的思想初衷完整地展现给读者，如果中途改变设定，那就不再是自己的故事，失去了作品本身的意义。

## 作家写作要引领读者

白烨指出，当你是一个一般的作者时，你可能不得不去迁就读者，以给自己赢得一定的名声与影响。当你成为一个大神级作家之后，就理当起到一个大神应该起的作用，把你作为大神级的网络文学作家的领袖价值、引导作用体现出来，用自己富于人文精神的写作引领读者，示范其他作者，而不是只一味博得众多读者的喝彩，活在低俗与媚俗写作营造的粉丝迷恋中。总之，在文学与阅读的关系上，我们不要完全从文学消费、文学市场的角度去考量，要从文学启蒙、文学传承的角度，从文化积累、文化建设的角度，去掂量自己的写作的意义与影响，去寻思怎样给这个时代的文学读者，提供正面的能量和积极的影响，把自己的作品的写作与阅读，当作时代的精神

## 家住东方

黎耀成

最先拥抱美丽曙光，最早闻到茉莉花香；最先升起五星红旗，最早聆听国歌嘹亮。

最先启动巨轮远航，最早搏击大海风浪；最先挺起亚洲脊梁，最早奏响华美乐章。

啊，家住东方，神州万里，激情奔放；啊，家住东方，东风浩荡，放飞梦想！

## 这里，望天边

——读《呼伦贝尔之殇》

李敬泽

一 这些文章里有天和地，天是长生天，地是大草原。“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”，站在茫茫无际的呼伦贝尔草原上，你方知天是这么近。天注视你，天倾听你的诉说；你躺在地上，“天”就是蒙古包的帐顶，大地供你安眠。

在天和地之间，有一人、一马。这时，人是小的，小如草芥，如微尘，因为比量、对照着人的是天和地。

但这时，人也是大的，大如巨人，如神，因为这个人天地之间行走，他或她，是顶天立地的一个人。

此情此景是前现代的，独属于草原大漠。

二 有天地文章不多。天地之间的一个人，能出他的至大与至小，这样的文章更不多。艾平这本散文集《呼伦贝尔之殇》就是如此文章。

三 至大与至小，那些人、那些生灵，他们的生命中都有奔腾热血、

凛冽长风。皆如冰冷的刀和怒放的花。

但是，当他们卑屈的时候、软弱的时候，在天地间俯伏下去时，他们亦是令人肃然——在严酷的命运和时间的碾压下，他们那种隐忍、那种顺受、那种安详。

这就是走在天地之间的真义：天高地阔，人欢喜悦，放浪形骸，于人间万物皆有真情；但天地无情，如年老的狼寻僻静处自去了断，他们不纠缠，不抱怨，没有丝毫自怜。他们的强和他们的弱，都是高贵的。

四 这样的人还有吗？这些高大的人，这些神一样的人。

他们身上有神性的光——那些猛兽般的猎手和骑手；那个把一个又一个孩子留在草原上的小额吉，她的母性广大慈悲，近乎于神；那个制造雕花马鞍的人，他是神的工匠；那个血腥的肉联厂的主人，他如同自然意志坦荡而威严的执法者……

在此时，他们是如此陌生。在这个市民的时代，在高楼的森林中，每个人都在蜗居、蜗角上，在一毫一厘间掂量着家常日用的真理。我们久已不见星空、久已不践泥土，我们靠天气预报过着日子，久不知天地的消息。

他们离我们那么遥远。远得如史诗、神话一般。

五 这个叫艾平的人，这个书写

者，她写的是散文，最古老、最基本的的话语方式，好好说话，就用这说话的文字，讲述那草原、山林、人和生灵。

很多文章是无声的，文字落在纸面上，只是文字，只诉诸眼睛。

但艾平的文章是有声音的，你会在内心念出来，渐渐地，你会找到节奏、语调甚至曲调。

你似乎不是在用眼睛和大脑，而是用耳朵和心。

你骑在马上，听远方传来的长调。

六 艾平在草原上奔走，她四面八方找啊找，就像找她的前世，找她的亲人。她找到那些巨大的、神一样的人，她找到他们，就像领回失散的孩子。

然后，她让他们再活一遍。让他们再死一次。在文字中，把他们庄严地安葬。

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，汇入到整体的社会精神文明的建构与建设之中。

网络文学在关注读者反应、满足读者需求的背后，其实真正关心的是市场，最终在意的是利益，白烨分析，这使得网络文学这个文学的场域，文学的要素越来越稀薄，而经济的因素越来越突出。无论是网络作者的唯大众是从，还是文学网站的唯阅读市场是从，他们所极力寻求的，都是经济效益与具体收益的最大化。“资本”成为了网络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主导力量。这从整体和长远看，不仅对网络文学发展不利，而且还会波及到传统文学领域，造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。因为它使网络写作变成了不同环节的人们赚钱的方式，网络作家则成为网络文学利益链上的赚钱工具，而忽略了文学本应具有审美作用与社会功用。

如何解决网络文学发展中的问题？白烨提出，建立全国性的文学网站联盟，组建网络作家联谊组织，建立行业规范，形成规章制度，在文学网站之间和作家之间交流经验，研究新的问题。此外，培训网络文学编辑，提高编辑个人素质；以切合网络文学的方式，开展网络文学作品的评选与评奖工作，促使网络文学在有序的竞争中优胜劣汰，良性发展；探讨和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，培养和建立网络文学批评队伍。

## 咏马

沈 鹏

疆场万里一横行，呼啸风飞龙虎声。志逐霜蹄弄骄影，功成玉辔待长征。枵寒旧日苦温饱，腻满今时乐太平。报效忠诚生死事，膘肥还欲请长缨。

## 奉和鹏老咏马长句

周笃文

中华大道正流行，万户千门满笑声。天马西来驰骋足，大鵬东起领新征。折冲帷幄操全算，吐哺精诚致太平。铲尽崎岖迎甲午，降妖试手有长缨。

## 和鹏老咏马大韵

李文朝

轻蹄高踏太空行，常伴龙吟不废声。边草连心催骏跃，天云入目促鹏征。山冈岭岳呼风起，湖海江河踏浪平。改换乾坤逢甲午，降妖御寇振长缨。

## 和鹏老咏马大韵

高 昌

雨鬣飘飘万里行，霜蹄的的走金声。苍山缺处曾清立，红日催时更远征。扑面松风如海仄，迎眸石径与天平。胸中自有奔腾梦，不向滩头美濯缨。



八骏图 思 沁画

## 跳房子

叶延滨

儿时的游戏里，最让人回味的游戏应该是“跳房子”。

现在的孩子不玩这个游戏了。在一块平地上，用小棍或粉笔画出一个跳房子的场地。画出的场地，就像现在在开发商广告上画的平面图，孩子们就在一个画出来的“房子”里做游戏。跳房子的“房子”有不同的样子，基本的元素是一个个方格，有时由8个方格，一排4格，两排并成一个长方形的“筒子楼”，有时拼成一个“干”字形，就像现在的单元套房。参加游戏的孩子自己还要准备一个小瓦片。放学后，几个小伙伴聚到一起，找个平坦的场地，画好房子，便可玩得满身大汗。跳房子有各种规则，基本的动作就是掷瓦片，单腿在格子间跳，用脚踢瓦片到不同的位置，领先者，便会拥有一个方格成为自己的房子，其他人则必须通过这个方格去完成规定的动作。最后拥有“房子”最多的孩子便是这场游戏的赢家。这是只需要一小块空地，再加一小

块瓦片便可尽兴玩耍的游戏。在那个时候，房子很少，空地很多，废品很少，瓦片很多，跳房子应运而生。房子少，空地多，这好理解，空地也就属于孩子了。废品少，瓦片多，也许你就不理解了。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没有“废品”，一只铁皮饼干盒，当宝贝用十年八年，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几块糖放进去，来了客人端出个饼干盒就很体面了。旧报纸能糊墙，空酒瓶能打酱油，酱油店的酱油都盛在大缸里……在我的记忆里，除了地上扫起的灰土，家家没有什么东西舍得倒进垃圾箱。啊，还有瓦片，破瓦片没有用也不能卖给废品“拾荒匠”，因此，便成了孩子们“跳房子”的装备。这就是人的天性，穷得只剩下破瓦片的年月，孩子们也能找到快乐。穷开心！也许说对了，开心不开心，与穷富无关。青天在上，黄土在下，手持一片破瓦，便想象自己一步步跳出自己的“房子”！多有寓言意味的游戏，当然也是“房子”重要性的启蒙课。

说到启蒙课，回想一下这辈子，如果用房子来做主要参照物的话，我的履历也是一串“跳房子”的经历：

从幼儿园到中学毕业，从一个集体宿舍到另一个集体宿舍。也有区别。幼儿园里小背心小裤衩上用线缝出我的名字，其它都是公家的东西。上小学后，书包是自己的了。上中学后，被褥是自己的了。有首歌“打起背包就出发”，毕业了业就背上自己的背包下乡了。城市没有一片瓦片与自己有关系，只有背上的行李卷跟着自己走。

插队，和一户农民生活了一年，插队干部来了，又回到知青点住集体窑洞。

招工到了军马场，和来自不同地方的知青们，同住马场的集体宿舍。马场在林区，所以我们每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木箱子。

提干，在某工厂当了政治处干事兼团委书记。团委有一间办公室，办公柜后两条凳子支个床。领导说不要搞特殊化，于是再增加了个同

室，两人住半间办公室。就是这样，也有当领导的感觉了。

上大学，又回集体宿舍。毕竟改革开放了，宿舍也有新气象。我们这个宿舍，俩东北人带头，每周提塑料桶到商店买一桶散装啤酒，回宿舍就着黄瓜大酱，尽情开喝，于是得名：舞厅。斜对面有俩烟瘾大的同学，让这宿舍蒙冤：烟馆。隔壁宿舍有桥牌高手，雅室得俗名：赌场。听起来吓人，一群穷学生穷开心。我算最有钱的主之一，带薪大学生，每月42元。

大学毕业分配到省文联，领导说，你爹妈有房，回家去住。我说，那是组织分给他们的，与我无关。经过努力，得一间古董级老宅，一半做保管室堆满纸，另一半刚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写字台。只要有人走近，地板响，桌子晃，床也摇。安全，防贼。

提拔为副主编，给我分了一套无厅小三居。于是准备婚事。单位老同志王某找到我，他妻子有精神病，儿子还没工作而且神经也不太正常，他希望我把这套房让给他。比我大十多岁的人开了口，能不让吗？

调进北京，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。学院大方，给我一套向阳新三居。房子刚住得有人气了，又被调到作家协会办杂志。退了学院的向阳三居，搬进城里朝北的背阴三居。刚住进不到一月，夜里进了贼。贼从6层的窗户进入，财物受损。邻居见面，个个好像惊喜：“万幸万幸，你们都没醒啊！”

两年后，我从这幢楼的6层调到15层，还补给我一间房，说是按规定落实政策。那一年我快满50岁了。单位实施房改，交上钱款，发给我一红皮“房产证”。唉哟，年过半百，从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者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红皮“房产证”向我宣布：叶延滨，你这一辈子的“跳房子”游戏从此结束了。

安居，大概就是说有了房子才好过日子。然而，当了大半辈子“无房产”，大半辈子在玩“跳房子”游戏，真的还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房子是个好东西，但若一开头就有一套房子压在背上，这“跳房子”的游戏还会好玩吗？

## 神州